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七七冊目次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二)

〔明〕張鼎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一

何長人集八卷

〔明〕何慶元撰
明萬曆刻本

.....一四九

張忠烈公存集三十五卷(存二十九卷)

〔明〕張銓撰
明末刻本

.....三八五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二)

〔明〕張鼎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山中讀書印

孟子

讀孟子書須看其大主宰大變化縱橫自得處若不見真孟子面目未許讀孟子余直擬其語示人使知其立身致主覺世救民有血脉焉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如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一

道不以爲泰也齊饑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粟衆皆悅之曰是爲馮婦也一見諸侯枉尺而直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三宿出晝是何濡滯也曰於予心猶以爲遠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吾爲此懼距楊墨放淫辭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曰刳而後充其操者也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曰出妻屏子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皆是也季任以幣交由鄒之任見季子儲子以幣交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蓋孟子立身之道也曰君子亦仁而已矣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今夫天下之人彼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王曰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吾不忍其觫斃曰足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二

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曰王何必曰利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明君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孟子之致其君者也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

孟子道性善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嗷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仁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怡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雞鳴而起利與善之間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此孟子覺世人之言也曰弗思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知言我善養我浩然之氣孔子聖之時者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寶田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看他立身六通四關自在流出致君正大卓然當身委曲覺世指點人心通身汗下何曾摹倣孔子却是孔子家法不拘典要不落能所不徇世眼真箇是善用易故總名之曰自得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是正說利之不利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一部孟子告人君都是將機就機只是大主意不肯放手

世上惟生人最真無假頭面肌髮是假性靈是真世間只在頭面肌髮上妝點去只如富國強兵全

然着意妝點竟不理會性靈就如回頭轉來移民移粟也只是妝點面目不曾見得性靈上這些全然沒有的蓋五伯假之其流弊如此故孟子直以作俑無後喚醒他

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又是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方纔戚戚這個便是先覺覺後覺

凡有欲則不能充如齊宣王戚戚于心却又信不

寶田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四

過可王天下又費孟子許多言語只爲他興兵構怨誤了所謂鋒兩移千鈞之重一私奪大道之公故孟子請他自度

性地原是活潑神化就機關轉動甚易若執定正理便是死機只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俱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脈自武王酒誥來惟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故興兵構怨直說箇後必有災更不必用婉諷法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保民而王的派源頭制民恒產謹庠序之教是達庠局實事孟子爲齊王——點出蓋平天下大根本只在孝弟慈一念千古大經濟不出富教兩端也

孟子論古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鐘鼓管籥都是借民間景色爲苦樂的此等意思都從虞廷典樂來變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一擊一拊如何盡得樂是中有心和氣和形和不盡處夫子語太師樂亦只渾渾說箇以成陽明論元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五

聲不在六律五音只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皆論樂之精微處也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救正好勇全在一字必如文武纔可一怒撫劍疾視之勇時時輕發所以爲小文武之一怒與智俱沉與仁俱微是仁智所以爲大

忘反無厭如古虞人箴一般極言流連荒亡之無節使人主動心疎離也故下文緊跟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明堂一章是正理又是活法則何爲不行是將機就機欲他行也從來引君都走活路不走死路王顧左右而言他王笑而不言王勃然變手色指點齊王睂目如面足用爲善以此不能大有爲亦以此

舉錯生殺人王之大權也舉處生處是春錯處殺處是秋王者好春生而戒秋殺故衆皆曰賢但曰未可衆皆曰不賢曰可殺則直曰勿聽

孟子嘗言以齊王由反手却不許齊宜放伐之問

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七

六

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爲生明堂之天子不行仁政而言戰伐則謂以獨夫攻獨夫

孟子告鄒君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於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着然却是世情上真話

以勝最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期之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齊楚強大起正是精神全注在與民共守強爲善上盡我本分不必畏強大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堂堂正正一着不放不專在城池遷徙上布筭子也故當時之君以

爲迂遠而不切于事情

孟子如何說不動心太虛空明纖雲不足爲礙五
嶽廣大微塵不足爲多一切事業都是性靈做出
其實所過即化其於性靈上不添毫釐如纖雲過
虛微塵散五嶽本自寂若又何動心

定力不懼定識不疑認得自我做主儘可當境磨
鍊故曰持志曰守約約莫約于志也無暴氣只是
持志

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養氣者養心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七

知言者知心此孟子之得于心者也告子不得而
勿求兩不得處其心早已動矣告子只論求不求
孟子只論得不得

問如何是集義曰千江之水集於一源萬川之月
集于一照念念只在當念事事只在一事源頭既
清無處不是活潑光明圓滿無境不是靈通若說
精事爲事積念爲念便是貨殖學問與性地生趣
有何關涉偶與俞仲濟論當下之旨書以質之
直是心體有得於心便是集義便是直養若說事

事合義又說事上去了

勿助勿忘是知言養氣一齊得力處故下文知言
只說簡知其所要知其所還在行有慊于心處知
之無不得之心則無不得之言也

勿助勿忘是孟子學問大主腦可以仕則仕四句
是孔子學問大關鍵孔孟印合處在此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在簡知耳知便是先王不
知便是今人知便保四海不知便不能保妻子知
處全在端上灰見火而傳薪雲見日而大明一知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八

便充如何等待故曰知皆擴而充之知得真處如
一處痛滿身都痛故曰通天下爲一身

見影知人見烟知火見泉知源見類知雖性體不
可知知之以其端

一舍口也由樂舍己之過舜樂舍己之聖一從人
也禹樂從乎賢人舜樂從乎衆人故曰大舜有大
焉

聖人無己靡所不已舍得已自然取得人與得人
故肇論曰夫惟會天下爲一身其惟聖人乎取人

而與人之謂也不說到與人不見取人之妙然却以舍己爲根

陸文定公曰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至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此大舜所爲舍己而同乎人也

不屑就是以其人爲不屑就不屑去是以其人爲不屑去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何可着一不屑人念頭故曰君子不由

實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上

一部孟子無一句不是道性善却于滕世子一句提宗如震霆破睡摘衣珠以貸貧喚醒千古生人

面目

世上無現成聖人所以爲之即是我何畏彼破他箇畏豈欺我哉破他箇疑無畏無疑乃真有爲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道性善只緣當日有箇無善無不善可善可不善有善有不善紛紛三說故權借一善字指點人其實性無可說故言善只言箇故只言箇情後

人不能以孟子語解孟子而反就善字裏翻窠臼

升也

八

方直指過訪問曰金玉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不如是善是性內有如何有善也說不得請公就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人瞪目便生狂華畧着眼便與本等光明有二可見眼有平常大光明瞪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着一善字亦病也

記喪禮一章正是性善註脚親喪自盡是誠在我

實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十

是要滕世子必爲世子而能有爲則疑者信見者悅此等感動處覺眼前都是性善人也

吾過滕縣見碑刻滕文公行井田處呀然失嘆墓甬五十里乃欲做出許大事濟得幾何不知此正是孟子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也三代王政于問爲國章特詳又不是要他死熬遵守却又說箇潤澤有神明變通意思在此原爲千古定箇立國大經論非專爲滕文公告也第滕文公而爲之則亦可爲三代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又何國不可爲三代

耶○卓老曰孟子要在滕國做起亦只田一區之意

譜而奕奕秋弗是也方而藥盧扁弗是也執圖冊而行井田聖人弗是也奕在着先賢在方外聖人之精神離法而寄于法者也離法則法活矣不離法則法枯矣

許行之學初欲齊大小之人既欲齊美惡之物皆知齊之爲齊而未知不齊之爲齊也善平天下者以不平平之善齊家者以不齊齊之善一德者以實日堂初集人卷之三

士

不一一之國奢示儉國惜示禮以不平平之也恩勝則威威勝則恩以不齊齊之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不一一之也故古法不可以御今拘常不可以通變治天下者如執轡馬六轡在手急則縱之緩則引之轡端不齊焉斯齊矣不求齊焉而求齊轡不亦天下之賤工乎若許行者齊轡之也當時許行墨子都是託言太古要將世上名分倫理一齊掃去孟子却就當身當境點他天性出來只如上世不齊其親然畢竟泚然汗出于委整之

慘到此真性不覺發現出來不因虫虫濛濛而遂泯沒到底可見仁人孝子都是箇本心不容已處做出那得不令夷子撫然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枉已未有能直人

或問孟子以儀秦爲妾婦而又說求富貴利達者妻妾羞之亦幾太罵曰禪門以抹喝爲慈悲孟子婆心甚切其喚醒人處曰哀哉曰幾希曰禽獸不實日堂初集人卷之三

士

遠便今人神怕意恐覺當日妾婦乞兒都無置身處回頭一轉不減數十錯槌也

春秋一代仕宦孔子只題兩字曰斗筭戰國一時利達孟子只題兩字曰妾婦非是聖賢輕世亦是當時人物體質如此

但日逐交際常恐自己已有過便是君子之心若恐人不喜便是小人之心照管已過自謙恭而易簡照管人喜不喜却諂曲而多勞故曾子比有有于夏畦

世界是生生世界人民是生生人民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昇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而孟子不得已好辨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先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因先王也仁心曰充足以保四海仁政曰因可以覆天下可見有這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點仁心自然該見諸行事若不然即移民移粟不忍一牛天下何曾受它利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程明道先生見神宗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羅近溪問張江陵相國曰公入對講筵時自信果然有個堯舜其君念頭麼江陵沉吟曰是亦大難有坐客亦為江陵寬解近溪慨然曰公為大臣不辨得此副真念頭而徒以講讀虛文對君父天下

將何倚賴言至此可為痛哭流涕而旁觀者又附會寬解是豈復有人心也江陵改容謝之可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要人主自信其必能人臣須要期待其君必能為堯為舜此念無一毫寬假自然精誠感動盡力扶持若是人主自謂不能便是拋却自家寶藏甘作貧兒若人臣未能絲毫効力輒曰我効之君而君不納也是士大夫鳴瑤佩玉面懷盜心故君曰自賊臣曰謂之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古

間為君則盡君道為臣則盡臣道謂之曰盡便有不苟成法參伍變通處故曰所以事君所以治民法堯法舜全是會通其精神以完滿其分量也如此則至不如此則不至決無兩歧中立之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何謂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至則有神明顯化之義未易為尋常守株者言也往年史玉池先生教余曰學問要有規矩余曾作規矩三篇實之今紀其畧

形上爲道不可名者也形下爲器可名者也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者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爲之方爲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淫也信以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

病矣故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數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實無名色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實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爲規矩也聖人之體同乎天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

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物生春不雜乎夏動不凌乎植而天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睹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衆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道自聖人規矩之別也

愚夫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

規矩名也正爲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猶饑食渴飲寒裘而暑葛也離之則無以爲人特愚夫婦不靈未能神而用之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爲神農也皆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於愚夫婦之心則

不安凡愚夫婦之所安者皆規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數子者自以爲無方無圓惟我用之之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丘蚓陳仲子猶曰圭外告子而變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爲平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爲性則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之類是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大聖大賢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也後之人指其變化而遂認以爲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爲聖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之尤則其所爲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執君之賊不其天下而

佛肸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鑑受五十鑑受一介之不取乎後車傳食而不爲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屬以爲聖賢所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于天下故子路爲善學孔子而萬章彭更善學孟氏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於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六

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於戒謹恐懼也若其似者自以爲用規而離於規自以爲用矩而離於矩任無不至之情以託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爲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化本在我不由于彼故管子曰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我不先而求物

之來豈物之性哉然則反求自求之旨深矣○反者增修也皆者無滲漏也自者不旁貸也君子所以正其身而道化行百福集也

作曰自作取曰自取還是自造出禍患來曰自暴曰自棄則連我家藏木寶通拋棄盡矣日日庇其廣廈甘心野處露居眼前都是康莊無奈迷途失足生人顛倒真是可哀

逆貴自然行所無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順日用之常然因民心之自有人人物穆處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一

春風何曾纖毫動念費力此正是易簡之謂道人之爲生人者以其動也耳目四肢動也然而不謂之動其動者誠也無誠則耳目不能視聽手足不能持行形神枯而不決洽君民親友其在人動也而於我不謂之動其動者亦誠也無誠則君民親友其耳目自視聽其手足自持行我安能呼耶應而叩叩即靈通血脉爲一體哉夫誠一善也善一天也天道無思無爲人道有思有爲而復于無思無爲不明乎善則認却有思有爲而不還返于無

思無爲之天或有着力形色而反礙其天性者天性不識形色盡是虛妄自己一身尚不能動何況動人故曰誠身貴明善明善者明其天

戰國人救世多誤也辨士以口舌縱橫援天下善戰者以甲兵闢草萊任土地者以壘今開塞獨孟子以王道孟子無日不援天下第人自不見耳援援以手人人見之使謂之援援天下以道人不能見便疑其不援同援天下於手援夫安知所謂道安知所謂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曾子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者是也○事親若曾子只成得一個可蓋守身事親原是人人分內平常事一人主正不正那一件不在用人行政上但不是正君本領其本領只在君心大人如何格君心先要自正其心自正其心則大道中和在戰方寸不疾不徐薰蒸透徹消未萌而不消已萌止未事而不止已事朝夕納諫而非關話言直辭正色而非關補救委曲卷遏而非關將順危身徇往而非關事

禮不導君子煦煦之仁而進之以大德不以小惠
不引君子于子子之義而引之於蕩平不於偏黨故
曰君正莫不正此全在大人自正其心來心正則
人主對之自然神竦意消而無形無聲之地可用
我引導之力矣

天下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若言出于口責在于躬
諱何容易

聖賢欲有爲于世須要立定脚跟其于小人一毫
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他畧習圓通便忘却個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他
伊尹一介不取孟子泰山巖巖皆慎之於微也

仁義禮智樂都是個名這個名都從孝弟上強分
出來事親爲仁從兄爲義知此爲智節此爲禮樂
此生此爲樂都無實義若論實義只是事親從兄
知與節樂與生是天性自然有的率性之謂道道
可名而性不可名也實是名實之實不是花實之
實

舜爲人天下人各得其爲人舜爲子天下人各得

其爲子只是一真性貫通蓋真則無所不通也各
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盡事親之道者
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既說子產聽鄭國
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令人喜不令人怒蕩蕩平
平做出來若不可徇之情不可繼之恩總是驩虞
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恩怨不蓄于臣子報復不逮于君親故譚讓之殉
智伯即伍胥之鞭平王孟子手足腹心之說未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定論獨膏澤下于民一句差可強解耳

仁主履露義主載割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
道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玩莫不二字是
一篇大寶箴

禮義是真性靈不是私名目大人從性體流出都
是禮義非依傍禮義上尋個是禮是義也是且不
有又安得有非禮非義之禮義耶鮑焦枯而季子
讓仲由勇而荀息忠只爲先有箇禮義在執以爲
是不覺已蹈于非

愚者養之以至於明弱者養之以至于充如雨露之養草木如活火之養真丹世上原無不可養之人况父兄乎故賢父兄決不棄愚子弟

循者有所不爲孟子稱無爲其所不爲故曰人不爲有不爲之人澹漠如虛空中無有也故用則海沸波騰堅定如墻壁觸不動也故動則掀天揭地

道只是恰好畧着意過一分便是已甚孟子見當時廉如陳仲子賦法如白圭並辨如許行仁義如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楊墨都是過一分的所以說箇仲尼不爲已甚敕他不應作中庸隱怪解也

義在信果內大人亦信亦果但不必耳其不必者是義也○象山云義是個大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徑

大人無多伎倆只是不失赤子之心若說擴充便添蛇足○赤子與孩提不同赤子纔離于胞胎以其赤身故曰赤子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渾沌初剖塊然純樸無知無能一天命之性老子

所謂如嬰兒之未孩者是也故赤子是未發孩提是已發○赤子之心一失而求完未有能完者也大人只是個不失從渾沌中立根基無知識無技能無分別愛憎渾渾淪淪只保任此赤子之心無知而自無不知無能而自無不能無分別而自有分別之條理千轉萬變皆從無中發竅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夫無情之謂赤子矣

須要識箇道道性靈所自有也吾自有而吾得之故曰自得凡人從眼上看來的得在眼從耳邊聽來的得在耳從思慮測度來的得在思慮全不是

寶日堂初集

三

自得若說自得只是得道深造以遺勿忘勿助如鷄抱卵如火養丹點點從心性上透悟源頭到手便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千變萬化流行活潑信手拈來無之非是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我本體做出如何不還歸本體反還也時時博便時時約處處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聚一釐不成個學問

幾希即仁義也仁義在倫物之中明于庶物明
幾希于庶物也察於人倫察此幾希于人倫也大
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便是行處是爲
由仁義行衆人見得倫物只是倫物故幾希之體
不現即周旋日用總謂之行仁義

性不可言而可言其故水之就下也故也以水行
水行其故也行其故則自然自然則無事矣無事
性之始也○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上天賦予
之初性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算數而日至可推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三

求性之故不待矯揉而妙用具足故曰以利爲本
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也

三自反便是憂憂便是存心憂到不如舜如何不
是終身之憂可見爲聖爲賢只是一個戰戰兢兢
常若自己不是處

柔而善依者妾婦也詐而善竊者鄉愿也愚而無
知者鄉人也三者庶幾其鄉人乎孟子曰我由未
免爲鄉人須知鄉人之與大舜一間耳

顏子未嘗不胼胝禹稷未嘗不簞瓢武城亦有得

禦之勞臣衛國亦有先幾之高士隨時圖轉到處
靈通開此眼界方知書冊上古人都是活局

彼以愛兄之道來據其見在便忘其已往正是誠
之妙于忘處凡人計較分別都起于不忘聖人與
化俱徂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憂來亦憂喜
來亦喜

看舜之待象一片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善盡滴
水不漏可見帝王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
天下萬世所當取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三

胸中有完竹盡于未盡也心正而筆正書于未書
也臨字求書書不成盡矣臨繪求繪繪不成圖矣
阿衡構于有莘商舟締于版築應揚造于漁釣聘
足定于隆中論事業者論蘊藉不論遭際也○楊
慈湖先生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
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
乎是余曰伊尹胸中自有箇覺在只天下弗顧千
駟弗視一介弗取弗與曠然灑然無一點渣滓是
何等光明是何等景象豈農夫田父所能